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敘舊 金碧峰禪師鬥變

詩曰：古往今來歷戰場，再推義勇武安王。  
天教面赤心猶赤，人道鬚長義更長。  
夜靜青龍刀偃月，秋高赤兔馬飛霜。  
禪師若不施奸計，險把妖身灑血亡。

卻說關爺道：「就是這個嘴上的病，就在這裡討個分曉。」城隍菩薩不解其意：「那和尚是一口長素，沒有甚麼嘴上的病。」關爺好惱又好笑，說道：「不是嘴上的病，我且說一個你聽著。這如今萬歲爺珍饈百味，獨不是嘴上的病麼？朝中文武百官爾俸爾祿，獨不是嘴上的病麼？士子呵斷齋劃粥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農夫呵五月新穀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工人呵餼廩稱事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商人呵饑餒渴飲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富翁呵日食萬錢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貧窮呵三旬九食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簞食豆羹，得之則生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簞食豆羹，不得則死，這不是個嘴上病麼？還有一等饜酒肉而後歡天喜地的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還有一等闍黎飯後撞鐘，嘴塌鼻歪的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比方我如今在中國，春秋祭禮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比方你如今在這木骨都東國，要求人祭祀，這不是嘴上病麼？」城隍菩薩連聲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小神並不敢要求祭祀。」

關爺道：「也不管你這許多閒事，你只去取過一片豬肉來就是。」城隍道：「卻沒有豬肉。」關爺即時叫過土地老兒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去取過一片豬肉來。」土地道：「沒有豬肉。要豆腐，小神就有。」關爺道：「怎麼要豆腐你就有？」土地道：「小神這個地方上的人，都有些眼淺，看見城隍菩薩位尊祿厚，就都敬他；看見小神位卑祿薄，卻都就輕慢小神。大凡豬首三牲，都是城隍的，豆腐就是小神的。故此要豆腐，小神就有。」關爺就翻過臉來，叫聲道：「城隍，你還說不要求人的祭祀，怎麼你就要豬首？土地老兒只是豆腐？」城隍菩薩看見關爺翻過臉來，嚇得只是抖抖的戰，正叫做「城隍誠恐」，連忙的磕上兩個頭，說道：「小神有罪，伏望關爺爺寬容。」關爺道：「也罷，我饒你這一次。你去將功贖罪何如？」城隍道：「但憑關爺爺吩咐，小神湯火不辭，去幹場功來就是。」關爺道：「你取過一片豬肉，悄悄的走到那個和尚身邊，看他飛鉞在那裡；把他裡面畫的鬼頭嘴上，豬肉一塗。雄鉞上塗一下，雌鉞上張張嘴都要塗一塗，不在乎多，只要塗得到。塗了之時。他卻有一聲響，你就輕輕的說道：『嘴上病。』他自然會住。」城隍道：「怎得個空隙兒去下手他？」關爺道：「我和他講話之時，他便不著意堤防，你可就中取事。」城隍道：「小神理會得，爺爺請行罷。」

關爺又一駕雲起，喝聲道：「賊禿奴！你是那一個教門？一邊口裡念佛，一邊手裡殺人。」飛鉞禪師看見關爺以禮問他卻也以禮答應，說道：「非貧僧敢殺人。只是這一國軍民困苦，貧僧特來救拔他們。」剛說道這兩句話還不曾了，那兩扇飛鉞已是豬肉塗污了個鬼嘴，一聲響，城隍道：「嘴上病。」恰好的就住了聲。城隍菩薩溜過一邊，關爺即時怒髮雷霆，威傾神鬼，鳳眼圓睜，鬚眉直豎，喝上一聲：「那裡走！」一張偃月刀照頭就是一下。那飛鉞禪師還把當先前三位天神，不慌不忙，掀起一扇雌鉞來，喝聲道：「變！」那曉得，那扇雌鉞就是弔了魂的，掀也掀不起，變也變不成！禪師看見這扇雌鉞變不來，連忙又掀起那扇雄鉞，那曉得，那扇雄鉞就是吃醉了酒的，游蕩蕩、慢慢嚙嚙，狠飛也不過三尺之遠。兩扇飛鉞都不濟事，關爺的刀又是來得凶。禪師沒奈何，只得轉身而走。關爺趕向前去，還不殺他，調轉個刀把，照著背心窩裡一點，點翻他在地，叫聲周倉捉將他來。那周倉又是個甚麼主兒，一手捉將過來，早已捉弔了三分魂，不見了七分魄。關爺道：「捉去並與天師。」

好個飛鉞禪師，看見勢頭不善，就扯出一個謊來，連聲叫道：「關爺爺！關爺爺！我是你一個大恩人，你不認得我了？」關爺是個義重如山的人，聽知道是個大恩人，心上到吃了一驚，問說道：「你是那個？怎麼是我的大恩人？」禪師道：「關爺爺，你就忘懷了過五關，誅六將之事乎？」關爺一時想不起來，問說道：「你是那一關上的人？」禪師道：「我是汜水關鎮國寺裡的長老，你就忘懷了麼？」關爺道：「終不然你是那普靜長老。」禪師道：「普靜長老便是貧僧。我曾救了你那一場火難，豈可今日你就反害於我麼？」關爺道：「你既是普靜長老，經今多少年代，你怎麼還在這裡？」禪師也是個利嘴，反問說道：「我和你同時經今多少年代，你怎麼也還在這裡？」關爺道：「我聰明正直為神，故此還在。」禪師道：「我也是聰明正直為人，故此也還在。」關爺道：「你怎麼不在中國，走到這個夷狄之邦來？」禪師道：「關爺爺！你豈不聞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行矣。貧僧只要修真煉性，管他甚麼夷狄之邦。」

關爺被他這幾句話，打動了心，只說是真，說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卻怎麼處？拿將你去，你又是一個恩人；不拿將你去，天師道令，怎敢有違？」禪師道：「昔日華容道上，怎麼不怕軍師的軍令？」關爺又吃他這一句，撞得啞口無言。只是周倉說道：「終是私恩，怎麼廢得公義？還是拿他去。」禪師曉得關爺恩義極重，決不下手他。他就把句話來打發周倉，狠聲說是：「周倉，當原日華容道上，你怎不去拿下曹公？你將軍何厚於曹公而何薄於我普靜？曹公不過只是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上馬一錠金，下馬一錠銀，卻只是些口腹財帛而已。我貧僧救了你那一場火災，保全了甘、糜二夫人。自此之後，功成名立，全了自家君臣之義；二夫人永侍玄德公，全了主公夫婦之德；古城聚會，又全了三兄弟之情。這如今萬世之下，那一個不說道過五關、斬六將掀天揭地的好大丈夫。若不是貧僧之時，只好過得兩個關，我這第三個關上，卻有些難處，不免做了煨燼之末。就到如今為個神，也有些烏焦巴弓。貧僧這個恩，比曹公的恩，還是那一個的大麼？曹公可以饒得，我貧僧可以饒得麼？饒了曹公，還要軍師面前去受死。這如今饒了貧僧，可以自由麼。況兼貧僧還與關爺爺有個桑梓之情。美不美，鄉中水；親不親，故鄉人。關爺爺，你還是放我不放我？」

只這一席長篇，把個關爺爺說得心腸都是碎的，生怕負了他當日的大恩，連聲道：「知恩不報非君子。你去罷！我決不拿你。」飛鉞得了這一句話，一躍而走。正叫做是：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關爺回覆了天師，說道：「那個和尚自今以後，不為害，饒了他罷。」一駕雲頭，轉回天上去。天師道：「怎麼關元帥說出這兩句話來？」細問左右，卻才曉得敘恩故這一段情由。天師道：「『偏聽成奸，獨任成亂』，古語不虛。」恨一聲：「賊禿奴，這等一張利嘴！若不是天色已晚，我還有個妙計，到底要拿住他。」國師道：「這和尚都是貧僧釋門中的弟子。待貧僧明日出去，勸解他一番罷。」

卻說飛鉞禪師憑了那一張利嘴，哄脫了關元帥，不勝之喜，轉到飛龍寺裡。尊者道：「師父的飛鉞，怎麼今日不靈驗？」禪師道：「正是不知有個甚緣故？」尊者道：「拿來看一看何如？」禪師一手拿出一扇飛鉞來，仔細打一看，只見飛鉞裡面，畫得有些鬼嘴，那些鬼嘴上，一概塗得是油。禪師道：「原來是那個把些豬油魔污了我的飛鉞，故此飛不起，變不來。可惡！可惡！」尊者道：「還是那個？」禪師道：「不是別人。今日只是城隍菩薩在我身邊站著，想就是他，快去請過城隍菩薩來。」那裡去請個城隍？原來城隍菩薩怕飛鉞禪師計較，他已自放起火，燒了殿宇，脫身去了，禪師也不奈他何，只得含忍著。他取出兩扇飛鉞，重新煉一番魔，重新收一番煞。收拾得停停嚙嚙，又帶著尊者，走出城來。

一出城來，只見船頭上走下一個和尚，隻身獨自，一手一個鉢盂，一手一根禪仗。飛鉞禪師說道：「來者莫非就是那甚麼國師麼？」尊者道：「正是他哩。」禪師曉得是個國師，生怕他先動手，連忙的掀起那扇雌鉞來，喝聲：「變！」一會兒，上千上萬的飛鉞，購購的響，照著國師的頭上吊下來。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原來這個僧家，苦沒有甚麼本領。」禪師高叫道：「你且顧著你的光葫蘆頭哩！怎見得我沒有本領？」國師道：「你既是有些本領，怎麼只是這等一味單方？」禪師道：「你管他甚麼單方不單方！」國師道：「貧僧也還你一個單方就是。」不慌不忙把個紫金鉢盂一下子掀上去，也是這等一變，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萬。上萬的鉢盂，飛在半天之上，叮叮噹噹，一片的響。那禪師上千上萬的飛鉞，我國師上千上萬的鉢盂。一扇飛鉞，還他一個鉢

孟，兩下裡上下翻騰，相對一個平住。

二位元帥看見，說道：「國師妙用，若是差分些兒，怎麼當得那千萬個的飛鉞？」馬公公心裡想道：「雖然妙用，卻不收服他，只和他比鬥，終不是個了日。」心裡激得慌，不覺的高叫道：「國師老爺，你何不大顯神通，收了你的飛鉞罷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有何難？」伸起個指頭兒一指，口裡說道：「來！」只見那上萬的鉢盂歸做一千，一千歸做一百，一百歸做一□，一□歸做一個，還是好好的一個鉢盂，托在手裡。口裡又說聲：「來！」只見那半空中上上千上萬的飛鉞，也聽我國師老爺的號令，一個一筋斗翻將下來，就象個昏鴉歸隊，宿鳥投林。一扇一扇兒都弔到老爺的鉢盂裡面，繩穿索牽也不得這等齊緝。到了末後之時，也還只是一扇鏡鉞。馬公公道：「好了，今番那妖和尚，啄木鳥兒斷了嘴，也白干休。」那曉得那和尚盡有些套數，看見國師老爺收了你的鏡鉞，連忙取出那一扇來敲上一聲。敲上一聲不至緊，鉢盂裡面這一扇一聲響，早已飛將去了。原來兩扇飛鉞，一雄一雌，雄起雌落，雌起雄落，相呼嘶喚，半步不離。故此這裡敲得響，那裡就來。

卻說飛鉞禪師取了他的寶貝，他卻又挑過江兒水，把扇雄鉞一掀掀起來。那扇雄鉞卻不變化，只是狠要撈翻了人的頭。一會兒，起在半天之上；一會兒，竟照著老爺的頭上吊將下來。老爺初意只說他飛鉞掀起之時，還是怎麼變化，不防他一竟下來，到也吃他一逼，措手不及，只得把個身子一抖，身上抖出千瓣蓮花，枝枝葉葉，柱天柱地。那扇雄鉞蕩了蓮花，只聽見叮叮一聲響，早已奔回了禪師。禪師真實的不肯忿輸，連忙的又掀起那扇雌鉞來。那扇雌鉞駒駒的響，一會兒，又是這等上千上萬的蜂擁而來。只見國師老爺又把個千葉蓮花抖一抖，抖得蓮花之上，明明白白坐著一個個千手觀音，一扇飛鉞托在一隻手裡，有一萬個飛鉞，就有一萬隻手托得定定兒的，禪師看見這雌鉞又不能成功，只得取出那扇雄鉞來敲一下響，收回了這扇雌鉞。

搬鬥了這許久工夫，不覺的天色昏沉，東方月上，各自收拾歸去。國師歸到船上來。馬公公道：「老爺何不大顯神通，拿住他罷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彼此都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就好下手得他？」馬公公道：「老爺既不肯下手他，怎麼得個結果？」國師道：「再寬容他兩日，自然心服。」馬公公道：「他若是不心服，卻待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到明日貧僧再處。」

卻說飛鉞禪師歸到飛龍寺裡，番王親自迎接，說道：「連日多勞佛爺爺費心。寡人何德何能，何以相報！」飛鉞禪師看見番王酬謝他，越發羞慚無地，說道：「勞而無功，□分慚愧。」番王道：「欲速則不達，從容些才是。」尊者道：「只多了那個僧家，有些費嘴。」禪師道：「不怕他費嘴，管取明日成功。」番王道：「多謝佛爺爺，容日後犬馬相報。」禪師道：「我另有一番神術，明日要取他的鉢盂來。」尊者道：「只怕他明日不拿出鉢盂來。」禪師道：「他是個有德有行的，不肯下手。只要我已心悅誠服，他才住手。明日一定還是那個鉢盂來。」

到了明日，一邊國師老爺，跟著一個徒弟雲谷；一邊一個飛鉞禪師，跟著一個徒弟尊者。禪師依舊還是那扇雌鉞，一變變上一萬，滿空中囉囉嗚嗚。國師依舊也是那個鉢盂，也一變變上一萬，上下翻騰，一個抵敵一個。兩下里正鬧吵之時，飛鉞禪師取出一個朱紅漆的藥葫蘆兒，去了劑子，只見葫蘆裡面一道紫霧沖天，紫霧之中，透出一個天上有、地下無的飛禽來，自歌自舞，就象個百鳥之王的樣子。一會兒，滿空中有無萬的奇禽異鳥，一個個的朝著他飛舞一番，就象個人來朝拜一般的樣子，朝了一會，拜了一會，那百鳥之王把個嘴兒挑一挑，那些奇禽異鳥一個個翻身，把老爺的鉢盂，一個鳥兒銜了一個，有一萬個鉢盂，就有一萬個鳥兒銜著。銜著之時還不至緊，竟望飛鉞禪師而去。那個百鳥之王自由自在，也在轉身，也在要去。

國師叫聲雲谷，問道：「那個鳥王是甚麼樣子？」雲谷道：「倒也眼生，著實生得有些古怪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古怪？」雲谷道：「雞冠燕喙，魚尾龍背，鶴頸鴛臆，鴻前麟後。這等一個形狀，卻不眼生？」國師道：「似此之時原來是一個鳳凰。一個鳳凰卻不是百鳥之王？故此有這些奇禽異鳥前來朝拜。」雲谷道：「舜時來儀，文王時鳴於岐山，可就是他麼？」國師道：「正是他。鳳凰靈鳥，見則天下大安寧。」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鳳凰集南嶽，徘徊孤竹根。此心存不厭，奮翅騰紫氛。  
豈不常辛苦，羞與雀同群。何時當來儀？要須聖明君。

雲谷道：「既是個靈鳥，怎麼又挑嘴兒，叫百鳥銜我的鉢盂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又是那僧家撮弄的法術哩！」雲谷道：「既是術法銜去了我們鉢盂，怎麼處他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去取過向日的鳳凰蛋來。」雲谷道：「已經用過去了。」國師道：「止用過一個，還有一個在那裡，你去取將來。」一會兒，取過蛋來。國師拿在手裡，朝著日光兒晃了一晃。只見那個百鳥之王，一個轉身，竟自飛進蛋殼兒裡面去了。這也是個：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百鳥之王既來投宿，又有那個鳥兒敢往別處飛的？一個鳥兒銜著一個鉢盂，都交還了國師老爺。老爺接過來，依舊只是一個紫金鉢盂。

卻說飛鉞禪師看見鳳凰之計不行，激得個光頭爆跳，雙眼血彪，叫聲道：「苦也！我豈可就不奈你這個賊禿何麼？」一手又取過一個黑漆漆的藥葫蘆兒來，拿在手裡，左念右念，左咒右咒。磕了一會頭，捻了一會訣。今番當真是狠哩！拿起葫蘆來，把個劑子打一磨，早已吐出一道青煙，騰空而起：

浮空覆雜影，合樹密花藤。乍如落霞發，頗類巫雲橫。  
映光飛百仞，從風散九層。欲持翡翠色，時出鯨魚燈。  
再把個劑子抽開來，早已一聲響，一陣黑風掀天揭地而起：  
蕭條起關塞，搖揚下蓬瀛。拂林花亂影，響谷鳥分聲。  
披雲羅影散，泛水織紋生。勞歌大風曲，威加四海清。

風過處，早已飛出一個異樣的大鳥來，約有□丈之長，兩翅遮天，九個頭，一個身子，人的頭，鳥的身子，虎的毛，龍的爪，趁著那些風勢兒，一轆碌弔將下來，把老爺的圓帽一爪抓將去了。抓去了老爺的圓帽，老爺頂上露出那一道金光，照天照地。金光裡面現出一個佛爺爺，一手鉢盂，一手禪杖，辟爪就搶奪那個圓帽來。那神鳥也不敢爭，只是漫天飛舞，做出那一等兇惡之狀。

老爺卻叫聲雲谷，問說道：「今番那神鳥，是個甚麼樣子？」雲谷道：「那個異鳥異樣的，大約有□丈多長，人的頭，共有七個鳥的身子。只是一個虎的毛，龍的爪，兩翅遮天，好不利害也！」國師道：「似此之時，也還不算做利害。」雲谷道：「叫做個甚麼名字？」國師道：「叫做個海刀。」雲谷道：「怎麼叫做海刀？」國師道：「因他是個惡種，入海刀龍，過山吃虎，故此就叫做個海刀。」雲谷道：「師公也還拿出那個鳳凰蛋來收服他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那個惡種，豈可放得他到這個善窩裡來。」雲谷道：「他這等猖獗自恣，怎麼處他？」國師道：「惡人自有惡人磨。」

道猶未了，好個佛爺爺，有許多的妙用，立地時刻，一道牒文，竟到靈山會上，知會掌教釋迦老爺，借下大力王菩薩。釋迦老爺不敢違拗，即時差下大力王菩薩，前往燃燈佛爺聽調。大力王菩薩自從歸了釋門，並不曾得半點空兒施展他平日的手段，猛然聽見燃燈佛爺取他有用，他就是個馮婦攘臂下車來，一心要吃老虎肉。你看他張開那兩扇迎風翅，九萬雲程，一霎時早已到了西洋大海之中，參見國師老爺，稟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，何方使令？」國師道：「所有一個妖僧，賣弄一個海刀，在這裡揚威逞勢，你與我收服他來。」大力王菩薩得了佛旨，乘風而起。你看他遮天遮地，一個大東西，也是鳥的頭，也是鳥的嘴，也是鳥的身子，也是鳥的毛片，也是鳥的翅關，也是鳥的尾巴，只是一個大不過哩！雲谷道：「師公！這是個甚麼神祇？一時就變做這等一個大神鳥？」國師道：「這原本是隻大鵬金翅鳥，因他發下了誓願，要吃盡了世上的眾生，故此佛爺收回他去，救拔眾生。收了他去，又怕他不服，卻又封他一個官爵，叫做大力王菩薩。他在佛門中做神道，就叫做大力王菩薩。他離了佛門中到海上來，依舊是個大鵬金翅鳥。」雲谷道：「他怎麼就曉得師公在這裡，就來助陣？」國師道：「是我適來一道牒文，到靈山會上借下他來。」雲谷道：「師公好妙用也。」道猶未了，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，遮天遮地，日月無光，雲山四塞。國師道：「大力王，你不可□分施展，恐怕四大部洲沉了做海。」怎麼四大部洲沉了做海？也只是形容他的大不過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騰雲駕霧過天西，玉爪金毛不染泥。

萬里下來嫌地窄，九霄上去恨天低。  
聲雄每碎群鴉膽，嘴快曾掀百鳥皮。  
豪氣三千煇日月，凡禽敢與一群棲？

大鵬金翅鳥發起威來，遮天遮地。國師道：「你只可將就些罷。」大鵬金翅鳥應聲道：「曉得了，我自然將就哩！」口便說著將就，其實的老虎不吃人，日前壞了名，將將就就，飛下起來。那海刀先望著他，弔了魂了，那裡敢來擋陣？一時間躲閃不及，早已吃了一虧。怎麼吃了一虧？大鵬金翅鳥又大又凶，只一個海刀雖說大，大不過他，雖說狠，狠不過他。一爪抓下去，皮不知道在那裡，肉不知道在那裡，骨頭不知道在那裡，頭不知道在那裡，尾巴不知道在那裡。一虧你說狠不狠？

雲谷看見這個金翅鳥有些神通，連聲說道：「大力王，你可曾把那僧家一下子結果了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今日下得這等無情手來。大力王，你自回去罷。」佛爺旨意不敢不遵，大鵬金翅鳥只得乘風而去，依舊到佛門中，做大力王菩薩。國師便領了雲谷，也自回了船。

二位元帥接著，再三伸謝。只有馬公公說道：「今日好個機會，只消那個金翅鳥一伙兒結果了那個僧家，豈不為美！」國師又說道：「我已同是佛門中弟子，怎麼今日中間下得這等的無情手也。」元帥道：「國師老爺承教得極是。只是我和你來得日子久，前面還有許多的國，怎麼是好，幾時是了？」國師道：「說不得這個話。緊行慢行，前面只有許多路程，再寬容他幾日，他自然計窮力盡，怕他不服降麼？」二位元帥看見國師老爺只是寬容他的主意，也不好強他，謝了國師，各自散了。

二位元帥同坐在中軍帳上，再三籌度，再不得個良策。坐到五更時候，王爺閉了眼，打個盹，神思昏昏，似夢非夢。只見帳下一個老者，俄冠博帶，一手一片豬肉，一手一扇鏡鉞，漸漸的走近前來。王爺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神是本處城隍之神也。」王爺道：「手裡是甚麼東西？」老者道：「小神以此得罪，元帥老爺以此得功。」道猶未了，帳外一聲響。王爺睜開個眼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王爺也不作聲，仔細猜詳一會，心上卻就明白了。

畢竟不知怎麼樣兒就明白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